



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

第 1 辑

主编◎陈志伟



漩 涡

奥 西◎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

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

第 1 辑

主编◎陈志伟



漩 涡

奥 西◎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漩涡/奥西著.——兰州:甘肃文化出版社,
2011.8
(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/陈志伟主编.第1
辑)
ISBN 978-7-5490-0263-4

I. ①漩… II. ①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0766 号

漩 涡

奥西 著

责任编辑:宋姝鹏

设计制作:涵丰工作室

封面设计:杏子

出版发行:甘肃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兰州市曹家巷1号

邮政编码:730030

电 话:0931-845487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网 址:www.gswenhua.cn

印 刷: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厂 址:广州市海珠区三滘村瑞宝路大千围二横路2号

开 本:889×1194 1/32

字 数:114千

印 张:5.25

版 次:2011年8月第1版

印 次:2011年8月第1次

书 号:ISBN 978-7-5490-0263-4

定 价:200.00元(全10册)

如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漩 涡

1

热水器的花洒吐出缕缕蚕丝似的水线，轻轻地撞在圆实的肩膀上，汇成一股一股小流，淌过胴体的山坡沟谷，漫过脚趾，消失在地面的几个小孔中，同时响起老牛吸水般嗞嗞的声音。闻泰来舒服地闭上双眼，流水似温润处子的手，全身缓缓地抚摸。他仿佛回到洗婴盆里，在母亲的手中做着梦。

“啪”，一团漆黑。闻泰来睁开眼：“停电？”水线射进眼里，很是酸涩。

“洗半天，哪来那么脏！什么都涨价了，煤气贵啊。”老婆在外面喷着粗气，把灯拧亮。闻泰来嚓地关了水喉，披着浴巾，带着梦的余兴出来，身上的水珠欢快地往下掉。

“哎哟，你怎么打人？”飞过来的拖把正好击中膝盖，反弹了出去。老婆两手叉腰：“珍惜一下本人的劳动成果好不好？刚抹净的地板，你却洒脏水。”好男不跟女斗，闻泰来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他的肚子壮观如弥勒佛，别人以此取乐时，他总说：“给老婆气的，其实里面没货。”

“开开空调先。”闻泰来拿着遥控器，往墙上嘀了一下。这几天滨江地区真是邪了，空气像炉膛里出来的，灼人。老婆不知啥时进来卧室，敲着他的后脑勺：“闻同志，第N次警告你，少于两个人的时候不能开空调，懂不懂？浪费！”本来该同志要反驳一下，碰着今天心情不坏，于是卖个乖：“怕您中暑，提早几秒钟开了等您。”她咧嘴冷笑：“我好感动哦！”心里骂一句“不可理喻”，他便捧着书，坐在床边神游去了。

感觉到背上沉重的负担，他的精神涌出水面，眼睛离开书

本，撞上一条肥腿。他把老婆的腿捏了一下，揉了揉，轻轻地移开。没多久，沉重的压力又来了，他便扭了一下腰，那条去而复来的腿滑了下去，床咚的一声响。他盯着她看，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重把腿架到他肩上，说：“真没用。肩膀靠不住女人的浪漫，脊背也不中用。瞧你巨肚肥臀，坐成金字塔样，还靠不住，浪费粮食！”本次挂腿，确实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最浪漫的举动。

书看不下去了，闻泰来甩了甩脖子，倒下去脸朝墙壁躺着，叹一口气：“你就没有发现我一点好处？”老婆关了灯：“让我做个梦，看能不能找到。”他浑身酸楚，紧闭着眼，没有一丝睡意。拒绝了老婆几次伸过来的手，之后就听到她微微的鼾声。空调机呼呼的响，该换了，太噪人了。可它总能排冷气，一副不肯断气的坚韧样，博得老婆的同情，所以闻泰来的愿望要实现，怕是遥遥无期。

“不人道啊，不人道啊！”床上的男人捶打着腰，“所长怎么可以这样，让我独自背一个铁柜子上车，差点闪了老腰！”

2

爱城学院第五研究所从城东迁往城西，仿佛是脱离母体的婴儿，显得有点无助。在所长“节约就是硬道理”的理念指导下，大家背的背，扛的扛，抱的抱，力气小点的靠拖。平时不起眼的办公室杂物，摞起来竟是一箱又一箱，搬运十分费劲。整个战役耗时三天，个个天天一身汗，湿漉漉的衣服可以拧出一小桶水来。闻泰来把大铁柜背上大货车时，车下响起一阵掌声，标志着战斗的最后胜利。

城西依山傍湖。全所精英“被人踹掉”的伤痛，在湖光山色中得到疗治，搬来的第一天就有人到湖中垂钓，虽然被湖管所罚了10元钱。

“所长，别人不爱我们，我们应该自爱。”会议结束陆续离场

时，阎高峰的话留住了大家的脚步，都在等着下文，“大伙去撮一顿，贺贺咱们乔迁之喜。”

一阵喝叫声后，所长不断“这个嘛，这个嘛”，他被人突然推向舞台中央，手足无措地面对观众。最后尴尬地摊牌：“所里的预算没有这笔开支。”阎高峰亮着嗓子：“不难为领导，我们轮流做东，图个热闹，如何？”闻泰来第一个反对：“我没有私房钱，申请也不会批准。”大家哄笑，有人说：“谁吊人的胃口谁买单。”阎高峰倒是很爽快，他早有此意，只是没有机会。

一行十人来到美食街吃川菜。所长对“毛血旺”特感兴趣，那种腻滑滑嫩辣辣的感觉，仿佛在缎子被面上打滚。阎高峰让闻泰来点一个菜，老闻踌躇半天，把菜谱翻烂了才找出个“晾杆白肉”。待菜上来，老闻纳罕不已：细杆上披着的猪肉，薄如蝉翼，一阵风吹来，准会桃花片片飞。老闻还沉醉在厨师的神奇刀法中，阎高峰举杯：“小弟不才，承蒙各位赏脸，先干为敬。”只见亮光一闪，杯中玉液坠入深渊，悄无声息。于是大家纷纷起立，人头参差，皆道感谢。

喝了几杯皖酒王，所长的脖子鲜红如染。他晃着脑袋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诸位，所里缺一个副职，你们可有毛遂自荐？”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场面，顿时鸦雀无声。闻泰来望着所长花白的头发，想打破烦闷的沉寂，起身向所长添酒，却倒偏了，桌布上迅速开出暗淡的水花。打了个饱嗝，所长说：“就数你吃得苦。院长说诸葛亮难找，姜维也行。”有人附和：“是啊，老闻可是六朝元老，送走了五个院长，二死三调离。”所长的话让老闻惊喜，同事的话让老闻不知根底，摸不清是讽是赞，便故作憨态，嘿嘿笑道：“今晚喝酒，莫谈工作，莫谈工作。”

阎高峰本已把脸撇向一边看月亮，听老闻说话，便站起来：“所长，您老慧眼识珠，敬一杯！”所长本不胜酒力，推辞不得，便饮尽一杯。对方越来越凶，一会儿谢多年眷顾之恩，一会儿祝老人寿比南山，接连几杯，弄得所长地动山摇。阎高峰说：“再

尿一点，多尿一点。”所长嘴里说不喝了，手却不听使唤，握着杯子任人倒酒。闻泰来看不过眼，说：“我替所长喝一杯！”阎瞪圆双眼：“切，跟你尿不到一块去。”起初大家还笑，渐渐感到气氛不对，都开口劝。

“洗刷刷，洗刷刷……”阎高峰的手机铃声特响，他一边接听，一边往外走，久久没有回来。闻泰来叹道：“不人道啊。”

3

所长夹着皮包从办公室出来，准备下班，迎面碰上阎高峰。阎一脸愧色：“对不起，所长。昨晚喝高了，听完电话，返回时竟迷了路。”恰被路过的肖桐听到，她大笑：“帅哥，你是鬼迷心窍。说你做东，却是所长掏钱。”阎高峰耸耸肩膀：“大姐批评极是，小弟要痛改前非。当时晕乎乎的，好像有个美女拉着我走，模样跟您差不多。”肖桐笑得前仰后合，骂他无赖：“你明知我要奶孩子，提前退席。鬼才跟你扯不清。”

见别人言语上过招过瘾，冷在一旁的所长突然幽默起来：“小阎，学会了‘明星代言产品’：商家捞名，明星获利，百姓买单。”阎高峰得知所长带钱不够，大伙凑了份子才结了账，十分尴尬，打几个干哈哈，找个借口走了。

回到家，所长还念念有词：“喝酒误事，喝酒误事。”屋里突然冒出个女人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她给他倒了一杯水，说：“爸，误什么事？瞧你，桌子上尽是灰尘，我把地擦了一遍。”随即给老人提来一双拖鞋。所长摆摆手，边换鞋边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李鑫，你怎么来了？强仔没来？”女儿笑道：“到滨江出差，溜回来看你。”之后责怪父亲老糊涂了：强仔在广州上学呢。

李鑫是个俏丽的女人，活泼开朗，美玉生烟。她喜欢穿休闲服，天生缺少矜持，后天也无意补课，因此只好流于小家碧玉，难成大家闺秀。她把披肩长发拢成一束，系上围裙进厨房。“啊——！”她像遇上厉鬼，一脸煞白，跌跌撞撞地出来。正在看电

视的所长，手里的遥控器被吓得咣啷掉地。

女儿喘够了气，惊魂稍定，便问父亲：“爸，家里什么时候做过饭？”老人抓了抓头发：“没做过。白天单位吃，晚上家里有面。”女儿顺着他的指向，打开柜子，里面堆满了速食面。柜台上一个女人的烤瓷像，温柔地注视着父女俩。李鑫拉着父亲的手：“锅里的饭，绿霉长到齐盖子。”李所长此时才猛然想起：“半月前你打电话来，后来又说有事不能来。煮了饭等强仔，你王叔叔邀我去下棋，就把这事忘了。”

李鑫滚落两颗泪珠，想：要是妈妈还在，该多好！老伴去世了两年，李所长连阳台上的花都懒得浇，几乎死光，只有仙人掌根部还残存一小截绿意，耐寒的秋菊枯茎还插在花盆里，风中瑟瑟发抖。金鱼不养了，那只心爱的画眉鸟也因一时疏忽，回归了大自然。他的兴趣全聚在收藏上，特别爱画。几经周折弄来的几幅名人之画，他把玩不已，在房里一呆就是一天。最近还冒着丹青之兴，临摹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九分逼真。消息吹到附庸风雅的院长耳中，院长恩威并施，摹作便被强行“惠存”。李所长不乐意，但也不十分反对，倒底有人欣赏，尽管有点明珠投暗的遗憾。

一通采购，一番洗刷，再加上一阵锅铲碗盆的交响乐，李鑫欣然捧出三菜一汤。李所长吃得分外高兴，慈爱地看着女儿。他送她一个信封：“给强仔买几本书。”女儿娇嗔：“爸，当我什么人，还向你伸手。”她接过礼物，往包里装，并紧紧地拉上包口，说：“我和阿君都很忙，不如用这钱替你请个保姆。”

4

院长说：“保姆请不得。”他家一幢别墅，建在风景如画的村里。偌大的房子，只住着一个老头。院长不放心父亲，便请了个中年妇女当保姆。刚开始，她勤勤恳恳，周周致致，老爷子放个屁，她都闻出了“火气”，便作速煲凉药。若是老人咳嗽感冒，

她会向院长详细汇报，保持主尊仆恭的格局，达到星级服务标准。

“万万没想到，仅三个月，我的七十老父，竟反过来为她买菜做饭。”院长啜了口茶，“更有甚者，老人每天熬夜，等着保姆打麻将回来，为她开门。我雇了个皇太后回来。”

李所长既佩服保姆的能耐，也为她“反客为主”而叹息。他向院长汇报了近期的工作，然后说：“我们的那块地，前来问价的人，快踏破门槛。”购置这块开发用地，是院长政绩史的漂亮一笔。近期地价疯狂飙升，寸土寸金。许多单位谋求发展，虽然手握重金，却是一地难求。二年前爱城学院买下此地，建起第五研究所，留下大片施展拳脚的空间，足见院长的智慧。

“要向厅长、处长证明，我罗阿宝不是只会伸手要钱的叫化子。”院长一脸光辉，三十八岁正是英气勃勃的年龄。他目光炯炯，脑海里的锦绣蓝图，像幻灯片一样，不断闪现。

教务科长毕灵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湖起浪。老男人如朽木，无法拾掇。年轻的毛毛糙糙，像小狗吃食，喜欢踢翻狗盆，舔地上泼撒的东西。罗院长正值男人开花的季节，看得毕灵有点眩晕。他把目光从李所长身上挪开，射向毕科长。毕灵发现自己失态，两朵红云飞上双颊，半老徐娘更添几许妩媚。

清了清嗓子，毕灵说：“跟狼吃肉，当家人是我们的福星。”罗院长笑说：“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。”毕灵说：“时代没有英雄，那是时代的悲哀。我自作主张为院长买了一幅画，不知合否尊意？”工人抬进一个大画框，只见旭日东升，群山如丸，飞流入渊，云雾游走，好一个磅礴气象。罗阿宝喜得一击掌：“知我者，毕灵也。”即吩咐挂在办公台对面的墙上。

李所长从院长办公室出来，骑车到所里，见闻泰来还在伏案工作，便敲了敲门：“下班了。走，到咖啡馆小坐。”老闻脸有难色，李所长哈哈大笑，拿出钱包：“大大的有。”入座后，李要了一份海鲜焗饭，闻要了一份扬州炒饭，香浓的咖啡飘着轻雾。老

闻感慨：“咱们办公室像咖啡馆就好，有空调。”李所长说：“下一步吧，多挨一时，多节约一点嘛。”

吃饱喝足，闻泰来纳闷：“所长，突然请我吃饭，这是……”李所长叹了口气，老闻似乎一下子省悟了什么：“长夜漫漫，少年夫妻老来伴。”李所长摇摇头：“不是这个。”他摊开一张纸，推向对方。纸上一行字底下划了红杠杠：

闻泰来表面老实，其实生活糜烂，跟某发廊女勾搭成奸，有照片为证。

“谁写的？无耻诽谤！不人道啊！”老闻胃酸上涌，部分饭粒冒到嘴里来，他狠狠嚼了几下咽了，“照片呢？”李所长说：“院长只给了这信。”

5

闻泰来垂着头回到家，老婆一把拔掉他嘴里衔着的牙签，说：“打个电话会死？害得我煮多了，浪费！”老闻嘟囔半天，老婆才发现问题严重，追问之下，得知老公陷入“艳照门”。她笑得全身乱颤：“想出名想疯了，娱乐圈下三烂的搞法你也学？”老闻抽出那封匿名信，往桌上一摔。老婆捡起展读，觉得造谣的人太没水平：“你这副尊容，除了我，谁还瞧得上？”她想：就算通街婊子不要钱，他也无福消受；何况自己银根收得紧，而婊子又是填钱的坑。提起钱，她像被火烧了一下，急切地问：“晚饭哪里吃？谁请的客？”当得到放心的回答后，她开始安慰自己的老公：“我这一关都过了，你还怕什么？今晚洗澡，冲多久都行。”

老婆虽然庸俗，常常一语惊醒梦中人。老闻心中少了迷雾，眼前一片蓝天，更兼优惠政策实至名归，紧锁的眉头舒展了许多。一夜的酣睡，老闻早上起来，竟是神采奕奕。他想：“谣言止于智者。”于是挺胸昂首，双脚高抬如军警仪仗队员，阔步迈入研究所大门，保安员用惊异的目光送他进了办公大楼。

听到室内一堆声音，老闻忙收住脚步。

“人不可貌相，想不到啊。”

“背影像极了。”

“这小姐长得不咋的，那嘴比猴腭还难看。”

“这叫般配，癞蛤蟆配老螃蟹。”

闻泰来粗重的脚步，打断了议论，围在阎高峰电脑边的一群人，像被棒吓的麻雀，嗡的一声飞散。办公桌前坐下，闻泰来的情绪如一团揉皱的纸，无法平复。他看到阎的电脑显示屏打开了“爱城论坛”网页，中央一张图片：一个男人背对着观众，跟一个年轻女子喝着饮料，门边还有发廊的灯箱。

阎高峰一会儿吹口哨，一会儿倒水泡茶，来来去去，仍然搅不动僵硬的空气。老闻眯着眼看他，把他看成一个放大版的跳蚤，看他有多少种跳法。又想起了达芬奇的名画《最后的晚餐》：当耶稣在餐桌上说“叛徒就在我们中间”时，犹大的表情跟别人异样。阎高峰，你心中没鬼，为什么坐不住呢？老闻本要发作，转念一想，觉得不妥：一是证据不足；二是跟小字辈玩，失了身分。心里骂道：屁，你还不配！

肖桐噗哧一声，打破了沉寂。她说：“念一则网络笑话给大家听听：一只蚂蚁在路上看见一头大象，蚂蚁钻进土里，只有一只腿露在外面。小兔子看见不解的问：‘为什么把腿露在外面？’蚂蚁说：‘嘘！别出声，老子绊他龟儿子一跤！’”大家都被这只超牛的蚂蚁逗乐了，老闻仍然绷着脸，浑身似有蚁咬。

终于捱到下班的时间，肖桐开动她的广州本田，箭似的驶出大门，消失在街道的车流中。二十分钟后，毕灵开门，笑容可掬地请肖桐进去，递上一瓶热过的椰汁。肖桐放下挎包，摸着毕灵的衣服：“料子真好，款式大方，特能展示我们大科长的风采。”毕灵美滋滋的：“瞧你小嘴巴说的。”她扯了扯肖桐的衣袖：“闻泰来提拔事，院长办公会没通过。”肖桐笑道：“一封信，力量这么大？”毕灵转身查了查门锁，回来说：“那个图片有威力！你的电脑合成技术不错，回头马上删掉，别让人查出IP地址来。”

肖桐从包里拿出一份应聘材料，交给毕灵：“同学的弟弟，据说很不错。在陕西工作，想调过来。”毕灵翻开材料一看，呆了。

6

政策是阳光，照到哪里，那里树生根；政策是雨露，霖到哪里，那里叶茁壮。政策的桑叶不停生长，青翠茂密，爱城这条馋蚕日夜咀嚼，迅速发展，由一只麻雀变成一匹鹰隼。罗院长以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，想前任之未想，做前任之未做：扩大招生，联合办学，科技入股，涉足地产，甚至办起了校中校——升大复读班。他常常告诫员工：大家都是峡谷里的树苗，谁争到了那片刻的阳光，谁就会长出峡谷，掌握机会，享受丰厚的资源；反之，只好枯死在谷底。

这番激励之语，既给人身处危机的急迫感，又让人有美好前程的企盼。大家同舟共济，心拧一绳，产生一股热火朝天的创业激情，爱城之船便乘风破浪，收获了一座又一座金银岛。爱城的崛起，一时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，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。

郝开平像鸟嘴里衔来的一粒种子，不期焉落在爱城这块沃土上。姐姐偶然提起，肖桐并不热心的推荐，毕科长一见却产生“惊鸿照影”的感觉，仿佛是上苍专门送给她的礼物。面试只是一道程序，郝开平顺理成章做了教务科干事，兼教一个专科班的课。

好事的学生悄悄地做着一项工作，就是给教师算养眼指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处于领先地位的是郝先生开平老师。女生们深夜的卧谈会十分热烈。这个说郝老师的鼻子是刘德华款的，爱死人了；那个说他的脸是谢霆锋式的，好想“K死”；有一个说“你们太表象了，开平的眼是周杰伦版的，但比周更迷离，超杀人！”因为叽叽喳喳的女生太多，一些想读点正经书的同学便一封朝奏，直通后勤主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宿管员天天门外巡视，学生

大有身陷高墙之感。

开平的同事意见不少，他们开玩笑说：“是不是单独搞个开平办公室？找你的学生多过逛商场的人流。我的天，她们怎么那么多问题！”一个灰白胡子十分惭愧：“教书一辈子，学生的问题加起来不过百个，还没有小开一天的工作量。”一个中年胖子酸溜溜的：“我们的知识都是老知识，小平的新鲜出炉，学生能不喜欢吗？”郝老师一面向同事道歉，一面打印“办公时间谢绝学生来访”字条，贴在门上。

保卫科长急匆匆地上楼，一会儿跟着副院长下来，直冲教学楼。楼下围了一堆学生，八层顶楼一个单薄的身影在徘徊。起初甚是嘈杂，夹杂着“跳啊，跳啊”的声音，立刻招来“缺德”训斥声，人群安静了许多，都在等着发生事情。保安员悄悄上楼，副院长对着手提扩音器喊：“同学，冷静！有困难，学院会帮你解决！要相信组织！”

上了楼顶的保安员，像当年飞夺卢定桥的红军，匍匐前行。那人见有来人，警觉如兔，一只脚跨出去，人便骑在栏杆上，假红军只好退守到楼梯口，保安班长婉言相劝：“只要下来，什么事都好商量，孩子。”但孩子置若罔闻，依然我行我素，要挑战人们的神经和好奇心。

7

学生追着郝老师，年轻的女教师对他也充满好奇。这个靓仔总是那样平和，跟谁都聊得来。食堂吃饭时，一帮女人争着跟他同桌，起先会聊点天气什么的，后来就单刀直入：“现在有美女私房菜，不知帅哥是否也有独家秘谱？”郝开平朗然而笑：“有啊，就是玉米棒子，山药蛋子，逢年过节还有饺子和包子。”大家对他的无私奉献不满意，总觉得他藏着掖着。他耸耸肩膀：“家里穷，不吃这些吃什么？”

在爱城受到热捧，郝开平始料未及。在家乡时偶尔也能收获

一二句赞词，他当是客套话，并不在意，而到了新环境，被人们的热情弄得不知所措。瓷都中国当年出口的瓷器，欧洲人疯狂抢购，视为珍宝，而在产地，似乎没有这般高的待遇。不管怎样，被人关注，不是一件坏事。比如他评论《白雪公主》，说：“七个小矮人为什么围着一个傻大姐转？因为谁都配不上她，只好共同精神恋爱。”这种弱智的言论，竟然被学生疯狂崇拜，一致认为郝老师是引领“头脑风暴”的先锋。享受着名人效应的福荫，开平的言论变得越来越新奇。

窗外热热闹闹，惊动了屋里的开平。他出来一看，二楼布好了一张大网。八楼的混小子还在跟众人僵持。副院长动之以情，他不领情；晓之以理，他冥顽不化。《孙子兵法》上上策到中中策均不济事，副院长只好用下下策。他让一个壮硕的保安飞身扑蝶，可惜只抓住了鞋子，混小子掉到网上像蜘蛛一样乱动。轻生者虽然没有外伤，但是伤心，院方还是决定让他医院住两天，并严加看护。

学生科干事李真真亲自接轻生者出院，然后请到私密室，进行心理治疗。李真真有“德育大妈”之盛誉，做学生工作十分了得。学生制造轰动事件时，她正出差，不然，那张网是用不上的。她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做危险动作？”他长久沉默，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。她说：“同学，人是要有点革命精神的。”他对“革命”一脸茫然。此路不通，再择新道。她换了一个坐姿：“经济懂不懂？就是钱。”提到钱，他双目突然有了射线。她给他倒杯水，接着说：“你要是有个闪失，得长期住院，痛且不说，你家会花费钱，很多很多。明白不明白？”他点点头。她觉得有戏了，趁热打铁：“你家花钱，虽然对国家可增长GDP，但对你家是损失。”他冷笑了一下：“为国家作贡献不光荣吗？我家有的是钱，只是父母不给我花！”德育大妈被反问弄得哑口无言，后悔提了该死的GDP。又进了一条死胡同。

德育大妈出师不利，十分罕见。她挠了挠头，坐直了说：

“哪个少年不钟情，你是为情所困？”“困”才出口，一粒灰尘吹入眼中，她使劲揉，弄得两眼泪汪汪，一沓纸一沓纸地揩。眼前的受教育者突然动容：“大妈，别哭了，最了解我的人是您。”于是竹筒倒豆似的讲了自己失恋过程，他最后说：“郝老师一来，我半年的恋爱成果化为乌有。女朋友说，跟我一起的日子是一场梦魇。她给我的绝交诗是这么写的。郝老师是什么好老师！”

李真真安抚了学生之后，大步流星奔向副院长室。

8

李真真揣着丰硕成果，满心欢喜地扑了个空，副院长在院长室研讨问题。一直研究到红霞满天，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罗院长挥手散会，出门时碰着一张芳香的脸。毕灵迎上来：“我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院长有没有空听？”罗阿宝觉得该是晚饭时间了，问：“去雅飞山庄？边吃边聊。”毕灵坐在院长的奔驰副驾上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无功受禄，忐忑不安啊。”说罢甩一下秀发，香气弥漫全车。

毕灵掀开窗子，月光泻入厢房。窗外远山青黛，近处一湖星光。毕灵在灯下显得特别洁白滋润，她翻着菜谱，逗着院长：“不给夫人电话，不怕追问？我可担不起恶名。”阿宝捋了一下高挺的鼻子：“她管不着。”毕灵两眼柔波：“真是伟大的院长，夫人贤惠不乱政。”她点了一块牛排、一片烤面包和一盘水果沙拉，对服务员说：“牛排七成熟。”阿宝要了一盅石斛汤，一盘小虾仁炒饭。

院长说：“那个跳楼的，怎么样？”毕科长用纸巾轻轻地压了一下嘴，说：“科科大红灯笼高高挂！回头好好跟他的辅导员谈谈，光顾着自己恋爱，根本不管学生。”服务员进来给他们倒红酒，并恭敬地递给阿宝一张贵宾券：“您是第888个顾客，特此优惠。”他瞄了一眼，对毕灵说：“你不是有‘想法’吗？”她嫣然一笑：“吃别人的东西不知饱，差点忘了。准确地说，是一

个建议。”她觉得院长功高盖世，业绩辉煌，可是至今还没有好好总结一下。“广东人只会生孩子，不会取名字！”毕灵说，“应当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，弄出个治校理念来。”

理念既是一方舵，也是一个筐，无论成果大小，不管张三发明还是李四创造，只要在学院，都可以装进来。阿宝突然醒悟：“怪不得记者刨根问底，老说爱城的成功定有秘笈。他们不满足我的数字，原来是缺少理念这玩意儿。”理念一来，理就顺，气就壮，话就有份量。阿宝眉头皱起来：“可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哪里找啊？要是鱼翅燕窝，花点钱就OK了。”毕灵诡异一笑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任务交给本人，我的院长放不放心？”院长跟她碰酒杯。

闻泰来放不下心的就是阎高峰这小子，不知他还有什么花招。李所长因助手人选被否定，心里也疙疙瘩瘩。阎高峰倒是一副“老子清白，我怕谁”的姿态，走起路来鞋声得得如奔马，不时甩一下额上一绺风情无限的头发，实在煽情。因为骏马困厩，宝剑空悬，阎高峰变得像辛弃疾一样幽愤，像李白一样狂傲，他不想在温吞水一样的研究所里呆下去。

听说“敌人”要去升大复读班任教，闻泰来虽无亲刃对手的九段级之乐，却有眼中钉不除自消的八段级之兴。得意的老闻不禁手舞足蹈，在走廊里不慎碰着擦肩而过的李真真，真真胸前似两只气球不停晃动，足足一分钟才平复。两个“重量级”人物对峙了三分钟，因真真突然想起了什么而结束较量。真真是个乐观的人，虽然熊腰象腿，但健康而有活力。她对苗条之人很有意见：“酒肉穿肠过，却毫无收获，不是白白糟蹋粮食吗？”

9

德育大妈李真真是不怕出点乱子的。怕出事的心情比事件本身更糟糕，正所谓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出点乱子，可以检查德育工作，今后就有了努力方向。带着“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”

的心态去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常常会走上高压管理的绝路。“坑灰未冷东山乱”，秦朝完了；东西两厂横行，明朝完了；抹掉诗句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，大清也完了。历史专业的老牌硕士李真真，对跳个楼什么的，还是不怕的，她希望以此事为契机，开展一场“生命大讨论”，让学子懂得为他人着想，树立珍爱生命的崇高意识。新时代的德育，就应当是丰富多彩的。

得到副院长的首肯，李干事召开了辅导员、系团总支书记、学院宣传队三线紧急会议，星夜安排活动程序，趁大家记忆还没有冷却，来一个冲锋，实现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奋斗目标。各系迅速开展起来，波及研究所和复读班。学院热闹得像过节，其架势不亚于当年全国“真理大辩论”。

三个星期过去了，罗阿宝院长等领导一行十八人，在德育大妈的陪同下，亲自检阅“大讨论成果”。第一站到生物系听一堂班会课。教室后面的板报栏贴满名人的生命箴言，两侧墙上分别挂着巨大横幅：“今天你呵护自己了吗？”“今天你伤害别人了吗？”年轻的女教师款款登台，她用课件展示生命的过程：一群蝌蚪在攻击一个大蛋糕，之后小虫子便有了四肢五官，之后会哭会笑会爬会走会说谎会使诈。前前后后，花费了几十年光阴，真的不容易，听课者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第二站是学院艺术中心小剧场。艺术系的型男索女，以多彩的灯光，动人的剧情，演绎一场“跳楼秀”。院长们才坐定，打击乐的热情和清脆，管弦乐的悠扬与哀伤，像钱塘潮似的卷向观众席。演员痛苦的抉择，把人带入忧伤的黑夜。突然华灯璀璨，轻生者顿悟似的跟救援人员搂在一起，跳一段东北“二人转”，并伴以《天仙配》的主题曲。这种创新，引得全场欢笑，于是生命又一次愉悦。

第三站是大礼堂。舞台上站着几个“机器人”，动作是程序化的，一齐抬头，一齐举手，一齐悲愤，一齐哈哈冷笑。中文系主任请院长入座，然后打了一个响指，诗歌朗诵会开始。他们激